

居濟一得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敬菴輯

男師載編次

河漕類纂

黃河運河總論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泗沂之水蟠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蘓則資茗雪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一

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黃淮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竝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



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愚按黃河之水出徐州為運道會泗沂之水至清河縣之清口此先年之運道也今則由清口之上仲莊閘入中河直達臨清有濟運之功而無風濤之險較之從前實為平穩但自徐州至清口既不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二

口直接黃河恐黃水泛漲不免倒灌之患宜於清河縣之上五里舊仲莊閘處所開引河以分黃由清河縣後及廢閘塘至大河口與淮會則水勢既分黃流自弱清口之倒灌可免若使黃河竟由清河縣後至大河口會淮使黃河不至清口則清口永遠無慮而中河亦由清河縣北至大河口與黃淮會糧船不過遠行數里而運河仍永遠無虞矣若清口之下淮黃既會兼以中河之水三水會流刷沙自易但恐伏秋水漲堤岸難保則淮揚之百姓可虞也故宜將兩岸



之堤時加修防務使堅完稍遇殘缺即為補葺仍宜將汰黃堤加築高厚茭陵以下再接再築百餘里至大通口仍宜照遙堤之式離縷堤稍遠則日後即有疎虞離河既遠水勢自散漫而力微可無衝決之患而淮揚一帶可以安枕而卧矣然而猶有慮者中河之上駱馬湖運河之上洪澤湖也中河糧船過完即宜放入鹽河不宜入黃河倘水大而鹽河難容則開官莊娘子莊等河由五港口入海仍宜於中河一帶多開漕渠設立閘座制為水田春月即閉閘以濟運運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三

過即開閘以灌田則民既資其利而兼免其害矣至洪澤湖亦宜多設閘座廣開漕渠制為水田如周橋翟壩高良澗古溝高家堰武家墩皆可行之水小則閉閘以蓄水水大則開閘以灌田即有盛漲之時必無冲決之患則不特漕運永濟淮揚受福而泗州水患亦可永息矣

王在晉曰官軍借貸之例今已廢革不能行矣祖宗厯念運軍有家人一體之誼憐其緩急多方軫恤今軫恤之意全虛而惟一意督責此運軍所以益貧而



漕務所由日替也今而後將不知其所稅駕矣愚按國家以數百萬之漕糧仰給於東南其所藉以長運者運軍也運軍之所係也誠重矣運軍之當惜也亦明矣歷觀往代有許帶土宜四十石者有許帶六十石者皆所以恤之也雖借貸不行而存此遺意運軍猶有所賴

元郭守敬議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置布囊盛米催役遞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愚意欲於淮安清江高郵寶應處所各造剝船十數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四

隻擇民之殷實者領之糧船過時以為起剝之用過完時即令在各處擺渡以為日用衣食之資另外不給工食亦不許多索過往人等錢財船壞令其自為修理亦不另給似為甚便

劉天和曰通州上達都城近已脩閘轉盤漕運脚費大省為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堯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濬此



外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耶愚按用堯杓置剝船皆可為運船之助惟在當事者酌時勢之宜而善用之則幾矣

劉天和曰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堤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鹹薄地土盜決以圖淤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五

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愚按此等弊端處處有之不獨滄德天津之間為然也而周橋翟壩高堰一帶尤為緊要為今之計似宜於高家堰一帶每二里半設防險官一員於二月初一起十月初一止晝夜防護時刻不離法誠善也然不特可為一時之法誠可為萬世之法潘印川云有隄不守與無隄同守隄不密與不守同豈無所見而云然哉

王在晉曰隆慶中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



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工始此愚按宿遷縣有竹絡壩其法或者倣此乎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自淮安城西管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啟閉人甚便之此即清江浦河道也

萬曆七年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厥適中處所其清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六

江板閘照舊增修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窰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愚按以上諸事皆今日可斟酌行之者也故備錄於此

南昌萬恭云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為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即



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  
罪海口者謬矣愚按人每言海口宜濬觀於此說可  
以釋濬海口之疑故錄之

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建瓜州閘  
併儀閘爲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  
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愚按今日運河身被  
黃水淤墊已高此後但許深河不許高隄亦治河之  
要訣也

萬曆二十年淮河漲溢特遣科臣勘議開腰舖抵周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七

家莊四十里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開韓家莊及訾家  
營以洩閘河之水而保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於淤  
梗耳後戶部題稱黃流猛悍逼阻清口壅塞運道欲  
開復老黃河上流深濬草灣下流部科咸謂黃水濶  
淺若挑故道須與相等計長六十里煩糜可慮且大  
河口去清河口僅五里許強黃仍逼弱淮恐終不能  
洩之東注而漁家溝一帶土地可畊捐棄拂民愚謂  
淮黃交匯宜在天妃廟後再下數里更好可免黃水  
倒灌我



皇上指授方略令挑挖陶莊引河引黃水而北誠善策也今據此云大河口去清河口僅五里許強黃仍逼弱淮大河口或者即黃河口也五里許尚恐其逼阻况黃河逼近清口又安能免倒灌之患乎是宜倣古法而行之愚意欲使黃水交匯在清口之下或五里或十里而中河口不出仲莊閘即由雙金門閘由清河縣北至淮黃交會之下入河庶乎黃河永不倒灌清口而運道永無艱阻之患矣不知可行否待質高明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八

周用疏云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愚按溝洫之說凡河皆可用而獨黃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隨行而隨淤也若與諸湖相近者皆可用溝洫之法



而洪澤湖一帶尤爲利便予聞往時洪澤湖如周橋  
翟壩高良澗等閘下皆有河河之兩岸皆爲肥美水  
田自六壩開而美田皆滙爲巨浸矣今六壩已閉田  
盡涸出所待舉行者水利而已與其以有用之水委  
之於海何若多開河渠廣脩溝洫引水灌田旣資其  
利又除其害之爲兩得乎春則使之出清口一以刷  
黃一以濟運夏時水漲則開河渠以灌溉民田則昔  
之民苦水之害者一轉移間而且以得水之利矣但  
凡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若聽民自爲之勢必有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九

所不能或添水利官使專治之或令地方官兼管之  
務使先開河渠俱令至運河之西岸仍於運河之下  
開涵洞如淮安府山陽縣之伏龍洞遇水小時則閉  
涵洞止用以灌田而不使之東注遇洪澤湖水大則  
取其足以灌田而止餘水盡令洩於運河之東由射  
陽湖馬家蕩蝦鬚溝朦朧入海即運河之東至馬家  
蕩及蝦鬚二溝俱可爲水田此處儘民爲之不必官  
爲區處也此愚一得之見也

李化龍曰夫河蓋有以一逸貽永勞者未有以一勞



貽永逸者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此之利害一恒人能辨之矣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觀於此言益知專設官員分汛防險爲治河第一要訣也

李化龍疏云臣愚見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脩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十

騰口說矣

王在晉曰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國家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壅墊修治之功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愚按今日之黃河既不復資之以濟運惟有塞之一法涓滴不漏使淮黃併力以刷海口海口旣深則上流自無壅滯之患而潰決之虞庶乎可免矣



洪朝選云黃河之爲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又云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支河於漕運旣無妨阻東省民命亦得保全又云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爲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即此可見固堤岸開支河此治河之要法亦在乎審酌時勢之所宜而善用之耳

陳堂疏云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十一

害者擇其利多害少者而爲之則可矣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誠遣大臣奉命而往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或年終勘覆功罪或三年彙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勸激厲之中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矣語云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祇有補偏救弊之法則利害之多少正不可



以不講也

余毅中全河說云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防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蒲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脩寶應之堤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十三

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愚按此說深得治河之要訣凡治河者不可不熟讀而審察酌度之也

潘季馴疏云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



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三

既久堤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亦良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



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  
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  
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  
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  
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  
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  
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  
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  
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堤或葺舊工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十四

或勦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  
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竝驅入海則沙  
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  
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  
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  
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靈潦相仍不  
免暴漲致傷兩堤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  
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壩  
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潘季馴疏云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  
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為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遂躡其徑  
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任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  
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  
之本也高堰既成即聞泗水消落兩府貧民得免魚  
鱉之患矣

又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為興寶鹽城之  
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十五

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  
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獲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  
亦可免壅潰之患矣

又疏云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  
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  
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  
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竇之  
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  
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



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故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六

况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舫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沙積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



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  
遙堤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堤一歲  
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  
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有賴矣

知府張允濟云查得古有大清口小清口大清口在  
清河縣後即今之老黃河也小清口在清河縣前即  
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淮出清口東數里大河口與  
黃會黃河入三義鎮以下老河口亦出大河口與淮  
會同流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此弘治正德以前運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二

道漕船到淮俱由五壩車盤以達外河沂流從大河  
口由清河縣後經漁溝等處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  
桃宿邳徐以上淮不入裏河黃不至清口自塞三義  
口而黃流橫絕清口矣自開天妃壩而外河引入內  
灌矣黃淮轉折直射清浦淮南之患始殷淮口之沙  
日積泗北之水日聚故議者每每欲開復老黃河意  
蓋有見於此耳近年以來泗水之瀦愈厚而王公堤  
之勢愈危通濟閘外常淤而天妃壩亦決故首慮祖  
陵次慮運道次慮民生而復開老黃河之說若不容



已者但總計挑河共長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丈計八十四五里分該銀九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兩應用錢糧夫役尚未敢擬誠開此河按入赤晏廟大河下海使淮不受敵順勢東注無復退縮涸狀之狀泗北積水自消黃流既與通濟閘隔遠清江浦運道自不受衝而王公堤岸可保是老黃河有可開之利矣但河流既分萬一全奪正河自三義鎮至清河三十餘里水少而淺漕艘膠阻國家大計可慮也河性靡常遷徙不一倘開後淤墊或別有改移致虛勞費可慮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六

也連歲災傷民窮財盡一旦動大眾營大費時詘舉羸可慮也是開老黃河亦非全利而無害者矣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堤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堤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堤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挖古塚毋剗膏腴



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者遏黃水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堤以束之河安得敗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大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議者是

居濟一得

卷之八附

五

逼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治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運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堤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堤以修因夏秋則據堤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閘國計無虞黃水齧堤隨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



運舸度河漕旣愆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謂三策  
五行之性金圓木直水曲火銳土方水之下不可使  
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  
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  
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里而強不知幾百十折也  
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  
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於膀胱否則  
徑洩氣射斃也久矣黃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  
流入潼關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計入  
居齊一得

卷之八附

二

潼關折以數十里計是注膀胱之勢也每折必掃灣  
在河南制之以埽在徐邳制之以堤吾謹備之耳若  
惡其掃灣必導之使直是欲直腸胃從管達膀胱也  
豈惟人力不勝之傾巖急瀉是謂敞河故大智能制  
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勢也

黃河險工當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  
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  
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



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  
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何  
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  
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  
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至水勢漸落却將所委之  
堤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  
身致墊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  
無窮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  
居濟一得

卷之八

附

三

梁以巨舟四十障於決口風濤遽靜亦竒事然河堤  
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  
下風堤岸則亦秫秸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  
把徧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  
擊細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堤且晏然於  
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堤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  
細把仍可貯為捲埽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  
必關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



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於房村以搶築法施之正河即安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滙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

居濟

附

三

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愚按多穿漕渠以殺水勢但不可施之於黃河耳凡清水之河皆可用之駱馬湖之下爲中河則中河可以多穿漕渠也洪澤湖之下爲周家橋翟家壩高良澗古溝高家堰武家墩則周家橋翟家壩等處皆可穿漕渠也仍宜各設閘座水小則閉閘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開閘放水以溉田可以除水之害可以資水之利一舉而兩得也武家墩之下爲運河亦宜多



穿漕渠以殺水勢可以溉民田而運河可免汎濫衝  
決之虞凡可以穿漕渠之處皆宜建閘其下皆宜制  
爲水田仍令地方官兼管水利事如同知通判及縣  
丞主簿之類皆可兼之則民生旣可以資水之利而  
河道亦可免汎濫衝決之患矣

居

大

附

三

居濟一得卷之八